

大自然之歌

DA ZI RAN

ZHI GE

王守勋 著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大白鲸之歌

黑龙江科技出版社

臧克家

王守勋 著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文学 郑奕 明华

责任校对：明华 陆北

封面设计：冯守哲

大自然之歌

王守勤 著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35号)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·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$15\frac{15}{16}$ 印张 8插页 420千字

1989年9月第1版·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 定价：7.00元

ISBN7-5388-0675-X/Z·22



序

蓝海文

在花草鱼虫、山石江河、日月星辰中，演大自然纷繁的人生哲理，王守勋在这方面的成就，尚无前者。

只要是诗，哪怕仅仅一行，都能叩响人们的心扉。

诗欲其神，先要其真，立意要善，方能创造其美。王守勋以其严肃的诗心，表现了诗的尊严。他的每首小诗，都是含蓄的微笑，都是智慧的音符，都给人以启迪，以慰藉。

心灵需要洗涤，人生需要智慧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诗来把生活提升。

是为序。

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

于香港造诗楼

序

藍海文

在花草蟲魚、山石江河、日月星辰中，渾大自然紛繁
的人生哲理，王守勛在這方面的成就，尚無前者。

祇要是詩，哪怕僅僅一■行，都能叩响人們的心扉。

詩故其神，先要其真，立意要善，才能創造其美。王
守勛以其嚴肅的詩心，表現了詩的尊嚴。他的每首詩
都是含蓄的微笑，都是智慧的音符，都經人以啟迪，
以慰藉。

心靈需要洗滌，人生需要智慧，
需要這樣的詩來

拖■生泥振升。

是序。

藍海文

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

於香港星詩樓

附：

给你美的享受的诗

——序《大自然之歌》

叶永烈

1982年底，我在上海的一次讲座中，谈起了科学诗创作中的新品种——“一句诗”。我念了几天前王守勳同志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的“滴水集”：

寒暑表

平生沉默，
心知冷热。

叶

资格比花老，
却乐在花下。

.....

讲座结束之后，有一位青年说自己喜欢集邮，听了我才念的题为《邮票》的诗很有兴趣，要我当即抄给他：

生命的美妙青春，
在于作一次旅行。

尔后，我在其它几次讲座中，谈及“一句诗”，也都引起听众的兴趣。这说明青年们是喜欢这一诗的新品种。有的青年听了以后，也尝试着创作“一句诗”。

几年来，青年诗人王守勋同志致力于这一新品种的开拓、探索，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了許多“一句诗”。

“一句诗”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曾写过这样的作品。但是，把这一体裁运用到科学诗的创作，赋予它新的生命，则是王守勋同志的尝试。有人说，“一句诗不算诗”。不，不，这是一种新形式的诗，是一种高度浓缩的诗的结晶。

王守勋的这些科学诗，兼具警句、寓言和诗的特点：

它象警句那样短小精辟，叩人心扉；

它象寓言那样寓有哲理，给人教育；

它象诗歌那样富有形象，使人联想。

另外，这些短小的诗句，还闪耀着知识的光芒，给人以科学启迪。

“一句诗”由标题与诗句组成。标题是作品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诗句往往是标题的形象化的引伸，是诗句的“根”。标题都是大自然中的普通景物，如花、叶、太阳、月亮，极为平常。然而，诗人从这平常中作了不平常的联想，赋予其哲理。这是一种特殊的“咏物诗”、“咏景诗”。这，就是诗人的创新，就是诗人的功力。记得契诃夫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作家要用自己的特殊的眼睛观察世界。”作家如此，诗人更是如此。王守勋正是用他那双特殊的眼睛，观察大自然，于是普普通通的“竹”，在他的眼里变为“每攀登一步，都做一次小

结”；“荷花”，变为“秀气的一笑；教人重清廉”……读着王守勋的作品，我常常觉得，他的成功，在于他有着一双非常敏锐的眼睛！

顺便提一下，“一句诗”不同于“一字诗”。不久前，有人在创作“一字诗”。我以为，一个字很难体现复杂的思想、哲理，常常过于晦涩，叫人捉摸不透，不值得提倡。“一句诗”却是科学诗中的很有意义的新创造（当然，他的诗就是哲理诗）。

王守勋的诗，散见于各报刊。这次，有机会结集出版，成为我国诗坛上一本别具一格的诗集，一朵散发着特殊清香的小花，值得庆贺。

这本《大自然之歌》，精练隽永，置于案头，日翻几页，细细品味，它会给你智慧，给你力量，给你美的享受。

1983年8月于上海

他用诗雕琢人生

——序《大自然的回声》

阿 红

我为守勋高兴，他又一本科科学哲理诗集问世。

我也为诗的爱者高兴，又能得到一本想一气读完的书。

写科学诗，著名老诗人高士其的贡献必将载诸诗史。

但对近几年来，致力于提倡科学诗，又殚精竭力于科学诗创作，写了那么多象蜜蜂、象蜂鸟般美丽而又有趣的作品的王守勋同志，我不能不赞誉。

我和守勋交久。

他是编辑。在编辑事业上，需要业务型人物，又需要开拓型人物，更需要兼能二者的人物。守勋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。

他是辽宁大连人。一级一级地读书，出了校门进校门，在沈阳一家中学执教。在校就与诗结缘，写过不少抒情诗。我想说那时他还没显示出多方面的才华。

前几年，他到沈阳市科协后，任了报刊部部长，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，《青年科学》杂志社与《知识博览报》总编，就象钻石出土，光彩闪烁。才多久哪！

他创作和主编了《待人接物》、《青年自学百科全书》、《生活必备》、《写作大观》、《语文基础知识应用辞典》、《语文实用手册》、《通用古典文学手册》、《趣味知识博览》等五十余本书籍；

他主持着的《青年科学》杂志，成为数十万青年喜爱的刊

物：

在这情况下，他的哲理诗集又一本一本和读者见面。已出的《大自然之歌》，获得沈阳市政府首届文学奖。继这本《大自然的回声》，第三本《大自然之恋》也即将出版。

他头脑管用，好象有用不尽的智慧。

他精力充沛，好象不知道疲倦。

他富有活力，好象没有办不成的事业。

是的，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他，就是我那位一合眼就呈现在眼前的象青青的白桦树一样细高挑个儿，总带着黑边近视镜的友人。

他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就拿科学诗说，老诗人臧克家曾为他的处女集题名，科普作家叶永烈为他的诗集作序，诗歌评论家丁国成专文评他的诗，安徽《科苑》、上海《文学报》、河北《青年评论家》、吉林《科学纵横》、沈阳《芒种》、《当代诗歌》、《诗潮》、《辽宁日报》、《沈阳日报》等数十家报刊都曾发文评过他的诗。

事业成功之路，绝不是到处鲜花，到处挥动着欢迎之手。你前赴着，舍心舍力地前赴着，且不说路上有蒺藜、有哈拉海草，还有可恶的嫉妒和由嫉妒滋生的流言蜚语、诽谤，幸灾乐祸，推井下石；公开的，秘密的。

我不知道守勋遇到过没有，我只知道他有时也叹气，但叹半截气，又变成浩气、壮气了！

我喜欢他这性格。他这性格正象他的《煤》所喻之志：“把燃烧当作希望/把献身作为归宿。”

我再三读他的诗，我发现这些科学诗满篇写着两个大字：人——生

人——生，是个大课题！

德国作家尚·保罗说：“人生就象一本书。傻瓜们走马看花花的随手翻阅它；聪明的人用心阅读它，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只能读一次。”

瑞典化学家诺贝尔说：“生命那是自然给人去雕琢的宝石。”

我国美学家朱光潜说：“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，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。”

这个课题摆在每个活着的人面前。它包括着不可以数计的“？”。不论是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，人们都在用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回答着。

守勋，作为诗人，用自己的诗，借大自然纷纷繁繁的生命，抒发着自己关于人生纷纷繁繁的情思。请看：

《笋》：“未出世已冒尖/一出土就懂得正直。”

《茶》：“正因为苦/才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回味。”

《苦菜花》：“告诉人们世上还有贫困。”

《云》：“因为没有根/才让风牵着鼻子走。”

《水》：“按别人的框框/决定自己的态度。”

《乌龟》：“遇到险情就缩头。”

《蜡烛》：“含泪为别人举着火把。”

《镜子》：“即使被摔成碎片/也是一双诚实的眼睛。”

《土坯》：“投进火里烧成砖/掉进水里烂成泥。”

《磁铁》：“每个细胞都蕴藏着纯洁的爱/除了铁/谁来追求都不予理睬。”

怕占篇幅，却情不自禁写了下来。这些诗迷人！

守勋说他写这些诗，是想“叩开人们的心扉，激起智慧的火花”，是想“给强者以美的启迪和奋进的力量，给弱者以求索的勇气和慰藉，而找到知音”。他说，他是“依照美的规律

来塑造灵魂”。

他的一集又一集的科学诗——

是粒粒思索人生问题的凝珠；

是颗颗点亮人生迷津的星星；

是只只塑造人生美的形象的巧手。

诗该这样。科学诗或者其它的诗总得对完美人的心灵有用。

普希金就说，诗人是“用语言去把人们的心灵照亮”。

雪莱就说：“诗人是生活的导师。”

因此，守勋的科学诗，不能说尽是，但多数是哲理诗。

自然界是他诗的宝库。他说“日月星辰、雾雨雷电、花草虫鱼、山石江河……”“不时地拨动我的神经，去思考、去探索、去开拓”。人生问题使他思索。对美的追求使他爱大自然，智慧使他从耳闻目接获得诗的灵感。

过去的科学诗大多负荷着挺沉的科学知识，也比较长。而他，不断地“寻求着科学诗的表现手法、科学诗的灵魂、科学诗的自由世界”。他是有自己的创造。

他很会借物态传人态，借物情达人情，借物理喻人理，深得其中奥妙。比如《虹》：“赤橙黄绿青蓝紫 / 没有一件花裙不是借的。”可不！虹的七彩是来自阳光。这是说虹，但也在批评着有些摆阔者那摆阔的东西都是从别处借来，并非他自己的。这不是虚荣心吗？不该点一下吗？但他又是在说虹，不曾去点虚荣者的鼻子。既得物态物情物理，又得人态人情人理，是“寄深于浅、寄厚于薄、寄劲于婉、寄直于曲、寄实于虚、寄正于余”。象征喻比，珠联璧合；妙语如珠，含蓄隽永；弹九千钧，理趣横生。

他的诗特短，大多只一句。仅仅一句，便完成诗的构思。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谈守勋诗时说过，“‘一字诗’，印度著

名诗人泰戈尔曾写过这样的作品。但是，把这一体裁运用到科学诗的创作，赋予它新的生命，则是王守勋同志的尝试”。是尝试，也是探索，也是创造。缪斯是喜欢有创造力的诗人的。

科学诗是诗的新领域，需要创造者继续开拓。守勋已是行家里手，也需要继续开拓。他的智慧会帮他找出开拓的途径，也会帮他找出使自己诗作进入新境界的突破口。

我相信守勋。他借《竹》说过：

每攀登一步，

都做一次小结。

1985年7月14日于沈阳泰山小区

君子兰，一年一茬花

——序《大自然之恋》

阿 红

君子兰，一年一茬花。

守勋，一年一本诗。

前年出版了《大自然之歌》。去年出版《大自然的回声》，邀我书序，我毅然应了。

今年出版《大自然之恋》，又邀我书序，我又毅然应了。

是他的诚挚、勤奋征服了我。他是诗人，又是创业者，我服守勋。

那天晚上，守勋到我家谈约我写序的事，我一听诗集的名儿，就笑着说：“你守勋算是爱上大自然了。一本‘大自然’又一本‘大自然’，摆到书架上，不看作者名字，也知是一母生的排行弟兄。”

他说：“我是爱大自然。费尔巴哈就要人把大自然看成自己的女友。”

我也爱大自然。

诗人怕是没有不爱大自然的。

歌德告诉诗人，一只眼睛看社会，一只眼睛看自然。

陆游赞美一位诗友诗作的“妙处”，是“尽在山程水驿中”。

越是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，人越爱大自然。生活节奏快，一拍紧过一拍，情绪实在承受不了，就想逃避到大自然里去，求得身心松驰。是吗？

诗人徜徉山水，不过是从那一个“忙”里转入这一个“忙”里，忙着写诗。不是谁给了他指令，也不是妻子要他弄几首诗换啤酒，是他那颗开放的心，摆到大自然里，于是那山呀水呀花呀树呀的都奔到他眼前，叫他审美，闹得他想闲心也闲不下。是的。

我国台湾著名诗人罗门说是诗人“透过大自然的观照”，“去展开多方面追踪‘人’的工作”。

我见到《罗门诗选》之前，曾说：“我写我经验了的心态，我写我思索了的世态，我写我欣赏了的美态，我写我观察了的生态。”除了世态，其余“三态”便有不少是在大自然的定时空里的心态；就是“世态”，成诗的机遇，也不乏大自然的赐予。

守勋也是。他说“在大自然不断的物我交感之中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自然界的力和美，体味到了人生的乐趣。大自然的斑斓色彩、神秘的音响、有力的节奏和流动的气息”，“给人的启示是多元的，有科学的、哲学的、艺术的、道德的和宗教的”。

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诗固然是从诗人头脑里流到稿纸上的，但诗人的头脑并不是腌在磁坛里，又用黄泥封了坛口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他的头脑里总是贮存着众多的社会实界和自然实界的信息。由于某种猝然的机遇或者孤寂的凝思，就会有什么东西刺激冲撞那些沉睡着的信息，于是就爆出诗的火花。诗，就是诗人主观实界和定时空的社会实界与自然实界媾合诞生的儿女。不然，如何能

从大自然的观照，去多方面追踪人呢？去生发种种心态呢？去顿悟种种启示呢？

守勋是写哲理诗的，他的诗——既呈现着哲理性，
又或呈现着科学性、伦理道德性以至对艺术的思索。

象《种子》：“埋没/是为了崛起。”

象《雷》：“留给世人的/无非是一串口号。”

象《翅膀》：“若披红挂绿/反而不能上天翱翔了。”

象《闸门》：“头仰得越高/失掉的越多。”

也有些，象《笑》：“一旦成为装潢/便失去了价值。”

象《理解》：“意味着两颗心的靠近。”

象《雷达》：“有追求/才有发现。”

象《刀柄》：“从不抱怨自己/被安在刀的后面。”

来自人或来自人的创造物。

妙在自然；

妙在发现；

妙在言简意赅；

妙在有诗趣。

不少青少年喜爱这种“迷你哲理诗”，因为可以助他们增益知识，思索人生，获取智慧。

守勋说：“我的歌一生唱给美丽的大自然，唱给美好的人生，唱给伟大的祖国。”

我想说，你一生也唱不尽！一个人有限，大自然无限。

君子兰，一年一茬花；

愿守勋一年一本诗。人节育，诗不节余！

1987.7.8于沈阳北陵